

岭  
南  
遗  
书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鄉先生簡公克己

宋知州孔公元勳

宋通判吳公羣

宋鄉先生譚公凱

宋知州陳公康延

宋知漢陽軍曾公槐

宋隨如先生劉公鎮

宋州判錢公益

宋知錄蔡公齊基

簡克己者州人也少習舉業已而厭之歎曰言行未寡尤  
悔遽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張  
栻者數年講性理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功胷中羣疑  
渙如也栻亦稱其精確有守旣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  
與人交所知詢之則曰吾方治吾身心藥未暇也而敢  
驚外乎哉書南軒之言爲座右銘曰人之性仁義禮知  
四德具焉其愛之體則仁也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  
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  
性之理是以爲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旣克愛之理無所  
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蓋顧  
名思義之意也鄉邑以其耆宿且有德也皆敬禮焉崔

與之自倅邕泊被召往來謁見皆執弟子禮北面再拜  
克己受之廖德明帥廣日往見之時延至郡齋講論舊  
學每諦聽必拱立其爲名流所重如此性喜啓迪後進  
或時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之前歷  
問所業舉語孟要語爲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勸獎之  
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呼簡先  
生云卒壽八十餘又廣中一學者陳去華嘗游象山陸  
九淵之門九淵問吾與點也一段去華屢以爲理會未  
得使之據所見去華乃曰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著  
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九淵喜之去華自是益有省悟  
別後謂人曰去華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

師北方之學蓋廣中蒙敬夫之教故以象山爲北方敬夫謂南軒也九淵後又謂嚴松曰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去華蓋蚤死云

用南海志南軒語錄象山語錄參修

孔元勳者番禺之慕德里人爲人醇厚居鄉謹言行雖牧童芻豢未嘗慢易紹興初領鄉薦中進士乙科授迪功郎連州教授正身善誘克稱其職凡四任皆學官也又三厯倅車乃握麾知封州嘗上機切預防七事多見施行值廣寇嘯聚薄城邦人大恐元勳親率僚屬嬰城自守每事以身先之人爲盡力及募善射之士連斃二酋餘黨奔潰朝廷以異恩褒賞之轉朝散大夫知新州撫字益有聲未及大用而卒人以爲缺所望焉元勳能文

章工詩清勁沉蔚類其爲人有集藏於家其父粹熙寧  
間知封州亦以善政聞改知雷州兼官直學士賜緋魚  
袋亦至朝散大夫元勳登朝粹卽致仕居礪溪老焉仲  
弟元凱亦有行一日江西有牛商數人者苦渴汲其居  
傍之井而飲之因釋裝憩樹下遺白金百餘兩而去適  
元凱見之持歸置祖龕中復往伺焉有頃復至四顧躑  
躅長號欲赴井元凱呼而止之詢其實引歸舉囊還之  
商感泣願酬以半元凱曰汝數千里來販將以求利利  
未得而先去其半吾受子之半孰若盡取辭讓久之商  
乃領謝而去且曰吾必有以報子居粹喪時商復至爲  
之擇地窆焉指蘇坑三里許曰此昌後之穴也故老因

稱爲陰隲墓至今子孫蕃盛果如所言世以其父子兄弟皆賢故名其鄉曰慕德里

吳羣字無黨番禺人幼而穎悟有致遠器少捧鄉書登紹興壬戌進士三歷令掾所至有聲以員外郎通判瓊州時海盜竊發羣出貲俸立城堡以禦之峒黎爲亂羣單騎詣其營壘開諭利害遂戢兵歸耕初同邑李諤者建炎中甲科進士爲瓊州安撫時州惟有子城因編氓許益不欲經略遂作亂諤築外羅城州人賴之羣至是加完整弭盜卹民政聲與諤埒瓊人歌之曰前有李君今見吳瓊管保障皆番禺民之父母邦之樞邑人士採之聞於當道羣尤廉慎未嘗一介取於民終朝奉郎卒子



純臣有父風居官口不言錢四握州麾告歸於家人稱其急流勇退在連州時盡心民瘼嘉定乙亥春夏不雨純臣露行酷日中詣龍津之靈濟廟禱焉頃間神物蜿蜒出水上雨大澍歲獲收郡民日擊其事者率錢刻碑頌德菊坡崔與之素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才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析無滯民有醉入仇家適仇之母死遂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一境以爲神明時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清通仁厚四字贈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又進通奉大夫卒年六十二純臣長子雍兩請漕薦官至太守

亦以能稱終左朝奉大夫沿邊安撫使雍子莘以蔭官

將仕郎史館檢閱

用南海志廣州志湟川志文溪集埃庵集參修

譚凱者州人也性恬靜不妄言讀書務自得不爲紛華所

動年二十餘卽不赴科舉崔與之與交稱其賢帥淮東

日馳書薦於廣州守帥楊長孺長孺得書喜曰敬老尊

賢以風勵世俗吾心也亟往見之以爲學老日南至長

孺詣學謁先師畢守帥以下聚拜明倫堂長孺忽退立

西偏命兩吏掖凱以進拜之旣而貳車以下帥郡官旅

拜其爲時所重如此壽八十六乃卒後有南海林橐者

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請以爲大賓橐時

年九十四矣威儀可則終席無倦容大琮稱爲衛武公

之流大琮又建濂泉書院既落成謀於文溪李昂英求  
元老以首席昂英答曰是邦老成人無如田知白者大  
琮躬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遁矣知白時年踰  
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甚得錢卽貰酒飲之自號醉鄉  
遺老制行甚潔皆一時耆舊也

用南海志鍊庵  
集文溪集參修

陳康延字元舉番禺人力學自奮紹興庚辰登進士第初  
調鐔津勾警再調龍川錄事三任學官兩厯邑令淳熙  
間適康延改秩入京朝廷議催二廣鹽丞相梁克家與  
康延厚召赴都堂俾之分司蒼梧以任是責事成處以  
監司康延力辭曰二廣民力竭矣催之則民重困寧居  
卑官決不敢以害民之事而圖厚祿克家以其志不可

奪愈器重之議亦寢遂有知梅州之除到郡訪民利病  
謂境內常有贛商之擾於是嚴保伍之法不得與贛商  
私販復於江廣往來之衝立寨募土兵與戎兵雜居置  
隅總爲之鄉導俟有緩急併力夾攻又立山寨以邀其  
歸賊不敢犯民賴以安家居不務華飾龔茂良帥廣日  
造其廬怪所居湫隘勸康延新之笑曰吾耐此耳處之  
裕如也僅有田五十畝以卒歲其清白如此官至朝散  
大夫澤延長子洪彥端溪令孫械領鄉薦爲府學正用南

海志  
修

曾槐字仲卿番禺人大父自清江調五羊稅官因家焉幼  
能屬文經史皆手編成帙從遊平園周必大誠齋楊萬

里之門弟機亦力學修行執經者踵門其督絃誦程行  
業如學規適大比兄弟聯薦其門充貢者八聳動州里  
戊戌庚戌科伯仲先後登第槐初調高要尉以賞改秩  
知歸善縣郡有豐湖可潤數里爲一州利隄岸圯潰幾  
涸郡委公修築不擾而辦郡聞於上旨令中書籍記姓  
名與陞擢差遣以親老辭得本路憲幹時廣帥張釜合  
諸司列薦有曰文學行義斗南一人得旨與在內差遣  
未幾必大萬里俱力推輓於朝除監進奏院嘉泰壬戌  
校文春官繼除司農寺簿兼署大府丞秋有事於明堂  
攝監察御史時侍郎林采尙書費士寅薦槐可大用將  
超擢之會與陳自強議論不合力求補外出知桂陽軍

槐以郡無城奏請鬻牒爲費久不報乃樽費積贏以給  
用民不見其擾郡計舊敷旗望錢於酒家歲得錢三百  
三十萬民甚苦之槐捐以便民略無靳色又郡有總所  
積逋錢四千餘貫槐爲之補解及寄招效用五百名所  
費出於此項安世奏聞得旨轉朝奉大夫居無何劾一  
縣令簞簋不飭與部使者有嫌求易地遂調漢陽軍槐  
力乞歸誠齋以書勉之曰有自祝融湘江來者皆能談  
仁聲義實至於毋憚大吏發擿巨貪解印夜遁徙本朝  
懸檄尉曹將吏卒窮追之於部縛之以歸坐之嘉石聞  
之公車此尤卓詭絕特之舉近世之所未見而絕無尤  
老夫之所卻立而不敢者也遂以石刻之於郡齋槐稟

資剛介不與時俛仰故仕止郡守官止正郎自號省齋  
有省齋文集及桂水續集行於世仲子嘿以承奉郎致  
仕嘿之子肅翁登寶祐丙辰進士第爲連州推官

用湟川志

南海志  
參修

劉鎮字叔安南海人兄弟三人俱有文名事親宗黨稱其  
孝嘉泰二年登進士第性恬淡不事干矯鄉士大夫皆  
賢之自號隨如學者稱爲隨如先生仲弟鎔字叔冶尤  
工於書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嘗知欽州官至朝奉大夫  
季弟鐸字叔文紹熙四年登進士第初兄弟自爲師友  
及相繼而顯邦人榮之贈以詩曰三子皆黃甲一門無  
白丁有司名其所居坊曰叢桂里曰賢巷以旌之鎮尤

長於詩明白清潤為時所推嘗與崔與之交遊及與之  
薨搢紳多弔以詩鎮有曰始終無玷缺出處最光明人  
指以為實錄其造語典實此類也有文集行於世時又  
有梁文奎者東莞人博學強記為文尚理致開禧元年  
廷對幾中首選已而寘乙科第一歷左藏十餘年不調  
處之自如又有梁該者亦東莞人長於記問人呼之曰  
書笥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倅車皆一時文學之冠也

海志  
修

用南

錢益者東莞人也刻苦讀書登淳祐元年進士第性剛介  
不可干以私每言及貪吏則奮髯怒罵執親之喪三年  
居廬足迹不入寢室既禫當免解赴省或謂之曰至試



期則服除矣益曰舍喪次而行不能步也乃遲三年赴  
省試中第次子夢驥生於除服次年竟能世科人以爲  
孝之報厯廉州鹽官在任五年所得常費不歸之私皆  
以補綱運之力經畫鹽局事宜不擾而辦自著嵯局微  
勞一帙鹽司聞其政績於朝再調靜江府簽判適己未  
幹復之變府閉城門官多遁益徑往赴任謁靜江府帥  
李曾伯曰吾儕食君之祿宜勉力共守可先去爲民望  
乎李甚義之秩滿授知贛州興國縣時峒寇頻年剽掠  
邑境益至卽申郡請兵親帥鄉兵併力剿捕掃其巢穴  
民賴以安興國縣廳有碑記紀其功益盡心獄訟甚有  
德政民呼曰錢佛子終靜江府通判

用廣州志修

蔡齊基字夢傳連州人篤學業文年十九領鄉薦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大意由象數而理於義以爲三古四聖尊君卑臣進陽退陰無非爲天下安危治亂計嘉定八年爲瓊州戶錄瓊筦安撫趙善譚東萊呂祖謙門人也見其書大喜謄寫進於朝參政樓鑰報善譚書曰湟川有此文人瓊筦有此僚屬王孫典遠藩而能取此書奏聞使行於世皆所罕見也齊基詩尤高嘗自謂少從竹林先生徐張學詩得四大法門律詩學老杜長篇學東坡絕句學荆公古詩學魯直訓迪後學每以此教之其詞翰踔厲自成一家有集傳於時今不存時又有雷庠者字長善陽山人也少力學強記嘗登岳陽樓翫古碑一

閱卽能記憶三預鄉薦後舉制科調衢西安令

用廣州志

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七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

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兩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

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  
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  
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  
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懌令諸  
邑視以爲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  
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闕漕司  
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  
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  
刑獄徧歷所部往返勞瘁髮爲斑所至秋毫無擾州縣  
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

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  
豈問神邪已而風作椀折惟陰禱於天須臾風浪帖息  
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  
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  
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害罷行甚  
眾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  
慘酷貪吏厲民廼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  
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  
行未果以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

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旣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日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弩手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槍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仗而



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  
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  
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爲比下等爲中戰則上等居前  
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  
雜役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始勅簽牌  
分爲八卦如探得乾字卽令旗頭牽乾卦旗出北門將  
卒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逕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  
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  
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  
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

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  
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  
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  
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  
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  
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  
勝襲我亟遣彊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  
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  
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  
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

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  
區處山東諸會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於是  
益修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  
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  
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  
荆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  
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  
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奏臣自外來但  
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

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  
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  
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合謀而叅  
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  
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  
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  
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  
將自遺患陞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  
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  
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陞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

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  
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  
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  
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  
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  
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  
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  
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  
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  
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  
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

屢衄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亟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蕞爾西夏不足以爲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沖與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尋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

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旣受代乾沒無能金人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尙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爲必守之地恆備之損棄



以與敵上流失勢國遂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  
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之不久任也召爲禮部尙書不拜  
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  
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  
鴻慶宮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  
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  
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  
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  
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

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  
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  
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肇慶以自  
固至是與之聞之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  
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  
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  
知政事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  
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  
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入之道無

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  
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  
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  
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  
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  
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  
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  
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  
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  
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  
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

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  
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  
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  
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  
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  
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  
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  
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層出賊盜跳  
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  
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  
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旣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嘉熙己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

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齊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神

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與  
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  
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  
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  
贈少師謚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  
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臯語  
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  
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  
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  
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室所豢白雞一雙

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爲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靳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爲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真純  
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  
居後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  
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  
酉書其端以爲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  
者故云然淳祐閒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  
謂之二獻咸淳閒經畧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  
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  
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  
初其五世孫子璲等卽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  
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仰高卽二獻祠舊地

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紘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拯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璵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通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

用宋史本傳李昂英所撰行狀言行

錄參修

贊曰史臣稱與之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猶興惜無能燭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

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  
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瘼物則固自若也奈何黠后權臣  
相倚爲奸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地三綱  
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斲喪  
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帥  
罷歸累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卽家除  
帥平賊後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暈勉一出而  
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  
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  
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

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胙之心乎按史理  
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屬  
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文  
彥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  
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  
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  
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  
哉其知公也予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  
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祕書郎溫公

若春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

昂英

宋知縣楊公

汪中

宋推官陳公

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

闇

宋竹隱先生李公

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

肖龍

宋鄉進士陳公

庚

溫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

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  
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  
官及爲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寶慶間除樞密院  
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譽熒熒動薦紳間夏召  
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秋除校書郎蚤與崔與之遊與  
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薦達之奏對閒一日上問曰卿鄉  
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溫若春宜  
清要之任於是奉玉音除祕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  
博洽古今同列推服以稱職聞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  
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爲難若春喟然感之遂力  
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

孫壽八十餘卒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旣成二獻祠復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昉英郭闔暨若春也祭之日

常於春秋釋奠後焉今列於仰高祠

用南海志鐵菴集清獻言行錄參修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温若春清修吉士也年

近懸車猶縻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卽浩然而歸言者

之能責善聽言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饕餮輩

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鬲不可脫視此能無愧邪

李昉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

祖擢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

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

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

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  
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  
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  
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  
陴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  
強戍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厲色呵  
之徑棄官歸亟出郡郊俸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  
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洎回悍兵王寶已闕然閉關  
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恆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  
欲得守盍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旣而朱積寶合際寇攻  
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



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  
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繇惠  
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  
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南獨庾使黃歲請於崔與  
之爲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昂英與楊汪  
中偕出諭賊甫縋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爲動從容  
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  
奏劄畧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國  
者惟觀諸此今雨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峴失而江陵孤  
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

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  
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  
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  
樂嘗以誕節之震電而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縵立望  
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  
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官庭之  
費不會此冠布衣帛而臥薪嘗膽之時也媿脫簪之諫  
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  
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  
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閒由外擢其寄耳目也  
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

絕江而歸無復<sub>論</sub>訓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  
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  
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  
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  
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  
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  
用近習乘閒而官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  
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參驕朝廷之政本  
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  
周之祚微有憑籍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  
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  
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  
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  
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  
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  
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  
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膽畧之褒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  
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

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  
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  
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  
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昂英嘗從遊俾奉御  
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昂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  
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  
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衆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  
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旣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  
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  
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

逐負國之權奸而阿匱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  
扶之耄狀而協贊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  
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  
仇廷臣莫敢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  
賢之冤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  
媪闈寺猶未斥絕是皆爲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  
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  
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  
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昂英復  
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  
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

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  
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  
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官  
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  
爲誰以陳鞮趙與憲對上却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  
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  
諸生以詩餞諸國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  
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  
除知贛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  
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也八士昂英  
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

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權帥邱廸喜淫刑以逞戮  
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敕留  
郡庫乞辯平民之寃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  
姦儉所中褫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  
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  
洗寃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寃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  
以惠饑民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  
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  
昂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  
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  
以訓飭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



無復爲梗徐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  
式課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  
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  
畧曰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  
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謫  
頻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  
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  
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必有  
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  
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憑寵干請修內司之獻  
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靡節

多戚屬之膏粱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  
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眾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  
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  
似爲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憂時賈似道  
執政閹妃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旣奏左右皆側目上  
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  
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  
事非一端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禋行冠禮進  
太常卿爲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  
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

疏攻之不行昂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  
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  
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  
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  
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  
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爲儉嬖尼焉自乙卯歸  
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  
居扁曰久遠曰文溪曰嚮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  
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昂  
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  
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

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  
不懾也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  
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毀今附  
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

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

用廣州志一統志  
文溪存稿參修

贊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  
李昴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  
而奸諛爲之寒膽惠先鄉閭寧褫職而不顧粒饑民肉  
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  
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  
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

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於郡博士請爲州學錄嘉定己卯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尙束濕適暫攝郡牧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其敢言薦之桂帥以瓊筦機宜辟之及過海旣平王君佐之叛又弭陳用成之變風裁凜然端平乙未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次摧鋒戍卒干紀晝薄城下居民大恐

汪中有縋城諭賊功及崔與之判鄉郡因攝帥幕密贊  
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措置得宜邕蠻帖  
服居無何銓部最之遂知廬陵縣爲政多所建白其勸  
糴以應邊餉區處有方邑民無怨旣而改知歸善縣事  
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震者字絃發  
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鬱林民曹權宰有政  
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囚繫者感之授新昌僉  
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藹然大興文治尋倅  
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舂陵皆有惠愛

用廣州志修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  
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至應辰

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卽遷於他室居邑之  
紹興橋與翟旦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  
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於翟遂與  
翟分售之且割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其兩傍之  
磽瘠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  
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  
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  
復傳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愿  
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  
僉判時綱運積歲額欠官吏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  
辰在職五年以已俸補宿逋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

廣州人物傳卷九  
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  
清溝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遽  
覺陳大震有曰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珩璜邑尉黃猶有  
曰遷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皆紀其實也

州志  
修

郭閻字開先番禺人治書三預計偕褻然爲舉首柳南盧  
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爲乾淳而後復見此作登  
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  
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平江尋擢監察御  
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  
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爲市後從而征之歲



久弊滋吏緣爲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鹽  
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  
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閻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爲  
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  
鬻爲事紹定閒浚征權激鬪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  
免權四川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爲盜閻  
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繆以幸天下凡  
所奏請無非爲國根本慮遷右正言首陳聽言容言之  
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營求薦  
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暴善良忍使  
盜賊感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

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闔拔偏裨  
旌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  
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爲欺時  
禁廷臣莫得預知邊事閻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  
預聞况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閻  
自官臺諫悉心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  
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閻素清潔家無餘財屬纊  
之日幾無以斂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閻與  
菊坡文溪合祠久廢今列於仰高祠

用南海志廣  
州志參修

贊曰士一旦弛其負擔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  
惟職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爲得策謂括囊首鼠爲

圓機自顛冥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覆奪人所有鄉  
井嗷嗷且有浚我以生之歎矧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  
所學謂何乃如遺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閻昌言  
讜論有聞於時而且悉心憂帝室以至沒齒可不謂能  
輔君矣乎崔李二君解賊圍出鄉人於塗炭閻又奏罷  
諸橫權匪惟大有造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  
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旣備有之可  
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  
謂有醜者也愚嘗聞吾邦舊未始祠鄉賢祠之自崔郭  
始嗟乎揭虔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李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事母極孝愛盡禮雖盛暑侍母

側未嘗去巾韉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慢之氣不

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卽棄之杜門潛心理學

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

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

昂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

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

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

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爲干祿計哉

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

世其誨生徒貌肅色和疊疊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

所造就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

周梅叟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咸淳中廣東提刑錙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爲時名儒有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叟最知名次得朋官至法曹季松叟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謁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授春秋又以諸經參訂於公巖壽盧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盧鉞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誤寫謹對黜已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擾宜優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爲易置延紳深惜其才交薦入仕乃授惠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閒廣東

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清獻公崔與之力辭相任高風逸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真者有迪功郎李春叟刻苦窮經清嚴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要竟就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愠間嘗攝職則確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祿仕可謂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旨除肇慶府司理嘗辯寃獄當路不從卽投告身於庫請歸事竟得白郡守劉叔子歎服尋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聞條陳銀場鹽局之不便於民者語在聞傳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

大抵多撮晦菴之要語爲之又摘其元微者爲詩使學者詠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勤王潰歸駐兵於邑時邑之士民多逃竄遠鄉者飛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飛乃止時羣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兵至廣欲遣兵勦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邑學禮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隱居養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嘗著

易說爲邑令掾初春叟之衛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  
有趙必瑒翟龕張元吉登辰之屬

趙必瑒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誦同科時稱喬梓聯輝  
廣士未始有也必瑒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  
有異政民爲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璧辟爲  
郡從事丞相天祥璧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瑒往謁相與  
論時事必瑒忼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璧無堅守意卽  
歸適熊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  
恟恟必瑒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已貲錢三千緡米五百  
石以贍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卽委必瑒董其事  
必瑒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



翟龕以文章知名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宋季爲邑主簿時值亂離與邑尉張元吉協力安輯邑賴以完世靖後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士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遯菴先生其先世有翟卷石者任瀧水簿亦以行誼稱於時云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臯之後曾祖淑有篤行家邇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聞窮簷歎息聲卽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漕貢進士元吉當宋末爲邑尉元旣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攝尉旣而宋制置使趙潛舉義元吉卽從之潛使之同熊飛捍

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罄家貲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酣豢湖山昏蔽主聽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爲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哨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齎白金千兩晝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紓邑難宏範喜遂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譽元初因南漢媚川都之舊役民採珠不勝其害

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  
辰死時邑民大作緇黃以報德李春叟爲詩慟哭之云

用廣州志與

川文集參修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間梁觀國以崇正嫉邪爲吾  
廣倡蓋聞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已聞南  
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  
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  
叟克承先志理窟與有明焉拯邑子難趙張諸人應和  
如響謂非春叟有以首之不可也易之蠱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夫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春叟其免矣夫

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爲經義文辭迥出儔輩同舍者皆遜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舊入稅糧多私其贏餘肖龍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肖龍至首重其罰立團保之法使鄉隅各自爲兵人皆相識無敢爲盜者又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令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爲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後學宮鞠爲榛莽增城民鄭聰老富而好施肖龍以義說之聰老竟讓其宅爲學初聰老家居宏麗肖龍刻聖賢木

主列祀於其家聰老因別徙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  
貲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鬻舍以次而舉弦誦藹然  
矣暇日編輯崔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  
閒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  
遯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  
論者不以爲過性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爲銘以自戒  
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有得於

古人韋弦之義云

用廣州志修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羣書尤邃性理之學補  
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  
長子也以書經擢咸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

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曾風經畧  
劉實奇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廣隱居東湖  
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  
月橋先生邑宰嘗延以爲儒師造門問政嘗修寶安志  
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爲  
一邑之儒宗沒爲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  
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  
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  
吟斐稿傳於時號淡軒先生

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

鎮孫

宋知州陳公

大震

宋兵部尙書王公

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

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

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

撝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書以博學強記聞治易

直郡庠有司試其文異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爲天

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

州前大江所面鄉落也有司因構見面亭以俟之文溪  
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  
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爲竭者昂英占之曰應  
是讖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謂同舍生曰安知  
非僕聞者姍笑之至是果爲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  
相通企望能辨眉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制  
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  
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爲道大矣非敬無以  
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  
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混融乎方寸之微而  
後充周乎民物之衆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運



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嘗觀之天以一元  
運行無閒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  
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續之於無窮萬物  
之囿於其閒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閒  
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壅闕則非所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  
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  
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爲心上  
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  
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爲  
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爲帝王惟帝王之敬與天同運

茲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歟臣恭惟皇帝陛下自  
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固宜薄海內外  
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  
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  
也臣愚以爲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爲難謹撫聖  
問中治生乎積一語紬繹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  
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  
勝用博愛仁之事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終窮仁不  
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

之無不恕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  
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  
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  
也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  
於積而危微精一猶致謹焉此堯之欽舜之恭所以爲  
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敬以勝怠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躋武之敬  
用所以爲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  
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  
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  
仁立國蓋自藝祖皇帝陳橋驛一誓紫雲樓一語對越

天地遠輩帝王社稷靈長終將賴之此仁之積可謂厚矣陛下緝熙有暇嘗諭臣鄰曰藝祖剏業垂統皆自不嗜殺人一念基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亦知藝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終日不樂且有爲天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霆積此敬心以立其體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洽之運此仁之積愈深愈厚范祖禹所謂愛人卹物之心上極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毓德儲宮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

夕奉先未嘗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應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曷由登茲越我理考儷美仁宗臣觀御製仁厚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毋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之積功深力到恩厚澤溥博無窮施罔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充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親得心傳廼月正元日慮仁心仁聞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旦暴殄庖廚實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卽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獲仁幾於壅吏治所以宣吾仁也訓而

未孚戒而未革仁幾於閒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卻也而益下之仁未周發義廩蠲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豁積負損賦額而下未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毋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難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

大特患不能積其體之全耳有一毫慢易之心則腐此仁之體有一毫非僻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怠忽閒斷之心則離此仁之體陛下燕閒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嘗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否乎亦嘗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否乎亦嘗在宮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以恭敬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目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母不敬之心爲心嘗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續藝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顛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

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夷攷載  
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  
如此歟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  
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  
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不能不資之養也  
必需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爪剛者搏力强奪小者  
以訟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一有聰明聖知者生  
乎其閒則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  
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  
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



民爲命脈聖人以仁而壽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  
閒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佑下  
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圍  
並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  
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不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  
也粵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  
畏棐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晷良  
以民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佑民祇之可畏卽天顯之  
可惠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  
惟聰明時又聰明時又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  
而畏昏墊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

旱非湯之畏而慄慄之忱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蠢動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臣有以見陛下慕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閒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卽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拳拳曰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憂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  
中卽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  
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惟能盡性豈有二道  
哉堯得是道故凡釐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  
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徽五典穆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  
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固結斯民之心豈它  
有操制之術哉仁之感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  
無窮書之所謂守邦卽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  
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真武帝非有志於  
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輩堯舜太宗非

悅慕於道之主乎勸行之功卒稅駕於末年此無它敬  
心不存故人慾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  
敬使道心不汨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  
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  
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肆我先皇帝迪畏天顯懷  
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  
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  
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適猷訓行其所知臣  
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遂也臣切  
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藝祖仁之元也仁宗仁  
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青陽開動品物發生其

元之時乎汎掃五季衰陋之宇宙撫摩五季瘡痍之蒸  
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  
時乎培植豐芑之深根滋衍蓼蕭之厚澤時則有以暢  
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  
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  
以充仁之體者一正固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  
故尚賢則始終尚賢不以不肖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  
不以貪黷累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  
則常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  
宿逋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  
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

敬天命又摭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  
跋曰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卽  
乾也書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  
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卽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  
心見於詩之跋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揜  
忱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跋則此心無時不閑邪存忱至  
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飾春秋之災異  
則不徒諉列國證應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躋  
敬之心而爲履仁之心以其迪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  
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  
之傳密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書所以口傳面命於陛

下者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澡心  
以思玩味以紬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忱詩  
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母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  
繁文春秋之筆削褒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蓋與敬天  
圖跋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  
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實才以尙  
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臣有以  
見陛下慮仁之不能徧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烏  
鳶之巢不毀而後鳳凰至鳴犢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  
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覘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弓  
旌四出葑菲不遺臺萊皆在位之賢薰蕕無共器之害

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慶會當泰道之既長  
思實才之是求渙頒一札趣召二老真情實意懇惻至  
到而考槃在澗生芻空谷猶未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  
者進而在列者弗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寧甘於  
藏其用邪切怪紫囊獻替或禁闔之莫畱白簡繩愆或  
車輪之難止沾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沾激者豈敢不  
卷舌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韜光夫  
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冀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  
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  
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畦積器使區區  
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



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畱意人才每爲先時培養  
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尙  
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訓守  
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  
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慮仁不能以自達必飭吏以興  
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謫小過張綱  
爲之埋輪不行吏習之媿惡蓋必有所倣也陛下申飭  
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訓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  
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渙頒  
奎畫猶慮貪殘之相尙而責監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  
將以芘慝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

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褰帷糾惡之風則受財之  
吏自去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餽之丞自慙今任按察  
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  
源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剡則立定直辟剡則  
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已則劾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  
已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莠慝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  
尚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錙銖大吏之貪以鈞  
石小吏之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貪乃囊橐之藏陛下  
雖有仁心仁聞誰與達哉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  
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已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  
飭吏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爲小吏

之倡禁戢大吏以爲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禮之所謂布治于邦國都鄙而親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芻當謹也旣不用媚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戢吏先王爲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猶能擒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遷而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懵於法而爲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懦者畏吏貪者資吏酷

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紙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宥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汰去冗吏爲蠹國慮也蓋亦爲蠹民慮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爲平民害正慮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姦黠屏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矣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旣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國之有征斂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止征斂欲以益下之說仁斯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暴賦橫斂爲非猶知賦斂之名今直

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直盡  
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官吏鞭捶丁壯繫  
累老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帑庾陛下不可得  
而見也南畝之民驚面塗足終歲勤動而不厭糠覈陛  
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叫囂隳突吾民伐桑棗鬻  
妻子以飽之愁歎之聲載道陛下不可得而聞也思復  
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卽位止貢奉卻羨餘天下  
咸知陛下之仁無土木營繕之侈無匪頒賜與之需天  
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邦計裕而民力寬臣  
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餅罄大農之積子虛是果何  
爲而然耶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韓琦論

減省浮費自宮掖始宋祁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  
則不從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  
得浮費請自後宮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卦有曰豐亨  
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慮此也陛下體  
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郡國無征歛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廩之  
發將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  
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  
絕之擾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不下  
流厯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軫憂民莫欲  
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臣切以爲

義廩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  
莫先戢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豁故額之損欲去其  
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  
言之自去歲旱澇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爲咎陰雨  
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糠覈旣盡惟草根  
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發廩正欲民拜一  
飽之賜然常平之積平時侵牟移易以虛相付受至是  
則乘時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  
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殍不肯發廩並緣  
支撥揜其實蠹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  
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應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

未至預借則以畸零當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戢吏是也諸州積負當豁則豁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剗刷乎冗費未節而先積負之豁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損上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糴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蠲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常賦取贏於額外徹租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徹之陛下



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已裕人戢貪惠下仁意充塞乎宇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歎仁道之難盡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鬱令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蠹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悠久無間斷有緝熙無作輟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爲無益而

弗爲不以小過爲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爲適然而有  
忽心不以祥瑞爲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  
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陛下益迓續於萬世矣  
彼奉憲者未明訓導爲吏者未底廉平特積習所致爾  
一整飭間氣象改觀日變月化人心之積習豈不自聖  
心積累之功有以感之歟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  
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未萌知覺不昧  
則靜而有以養此心事物旣接品節不差則動而有以  
養此敬今也恐懼於旱澇常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於  
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邪齊莊於圭璧薦享之時固  
知敬矣轉移於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閒邪先帝

毋不敬之心恐不如是也臣願陛下加積累之勤以充此仁之體而極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極其大則治雖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積而不成者也陛下謙虛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區區愚忠亦已歷陳熟數於前矣至終復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臣益見陛下好問之忱有加無已必期臣子之盡言也臣束髮讀書粗知有犯無隱之義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詔之以毋隱臣而有隱是負其所學矣輒於聖問之終所謂習錮於玩者條其玩之說蓋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可玩蘇軾對策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多

事公卿之言重於泰山夫天下豈無可言之事而亦有  
可言之階視之爲重雖輕亦重視之爲輕雖重亦輕重  
則敬心生輕則玩心生矣當安平無事之時猶不可以  
玩心視之今何如時哉水旱盜賊之奏日陳于前無逸  
酒誥之書日誦于左露囊霜簡言言藥石月課風聞事  
事箴規非無敢言之人也陛下虛心訪問和顏容納必  
精思諦聽而審其可否則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變不  
可玩范祖禹奏疏曰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  
而不佑聖人所謂無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  
也天亦無一日而不佑聖人者以其無玩心而佑之也  
事天之敬有時而間斷則天必出災異以警其玩心也

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左右如在  
以敬天之怒猶懼獲咎而况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春  
王三朝水災于江浙兩淮玉燭未調而乖氣致異天心  
之仁愛端可識也陛下側身修行戰兢自持以我之天  
會乎天之天則災異之來可弭矣三曰虜情不可玩夫  
夷狄之不仁也猶豺狼而其惡鴟梟不若也張耒有言  
曰鴟梟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斯亦過矣  
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雖來而驕黠之情叵測境  
土之界日蹙而溪壑之欲難盈此正鳴噬迫人之秋也  
陛下思祖宗之天下尺寸不可以與人鑒女真之世仇  
覆轍不可以再蹈兢兢業業如大敵在前兵甲相接而

罔或怠忘焉臣見廊廟之籌策爲謀旣臧樽俎之折衝  
其勇自倍不然日愒歲玩遺患將深雖有孫吳無所用  
之此尤國家之遠慮古今之通患也陛下於此尤加之  
意而去其積玩之心則恢復之期有日矣夫積習之積  
不可有積累之積不可無仁心之不能積而大之者何  
也以其積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積而全之者又  
何也以其積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積玩之心而爲  
積敬之心勉積敬之心而爲積仁之心天下尙安有不  
被吾仁者哉臣一介草茅不識忌諱罄竭忱悃冒進狂  
瞽惟陛下裁赦臣謹對時度宗畱意機祥所言觀瑞芝  
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晦大雨如注

識者以爲非文明之兆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  
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卽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工  
詩是日運毫如飛人謂名成才湧丞相賈似道欲市恩  
乃曰子乃似道啓上所擢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  
鎮孫不謝例使判局取殮錢又寡取之人服其不阿除  
祕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  
元年元兵至于時國事日非百官奔散鎮孫遂棄城奉  
二親歸廣臺章劾其聞兵逃遁詔罷鎮孫職二年宰執  
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以皇太后命舉國以降衆立益  
王昞是爲端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閒廣州海上潰軍奉  
鎮孫爲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誓

廣州人傳名錄一  
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詔  
以鎮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畧安撫使委  
以軍士將校盧震擁衆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以示衆  
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酋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  
廣州聞鎮孫至以軍餉不繼退走使其將梁雄飛守之  
二年四月帝舟次於廣之官富塲鎮孫復廣州逐元梁  
雄飛雄飛等走韶州有詔褒賞親知多以啓賀鎮孫有  
憂色皆不裁答十一月元酋右丞塔出會師夔復入合  
攻廣州鎮孫欲爲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  
夔退師以鎮孫歸于燕鎮孫遂道死于大庾嶺人皆謂  
其死之不早決也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



上事書鎮孫死節又董師謙亦云鎮孫死難惜無有表  
白之者天順中翰林學士黃諫乃曰賈餘慶家鉉翁輩  
奉璽納降卒於燕京史旣特書之至有書不食死者文  
山至燕越三載始成其志使鎮孫不死又未如其所處  
何如也史特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而  
不書道死梅嶺事夫旣降矣必獲偷生旣北去矣必冀  
見用而死梅嶺必其憂憤之不已或絕食成疾不可知

云

用廣州志張氏世譜參修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爲博羅主簿  
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轉蘄州廣濟  
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

州慮西湖久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  
準二蘇造石井欄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  
有婦人與夫殺養母以賊訴者大震怪其詞色密遣察  
之果非盜一問具服州人以爲神在郡二年判語數百  
人刻之號蘧翁山判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  
至誓與城存亡而力不支遂歸番禺自劾罷宋帝入廣  
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宣  
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貫請閑居從之居嘗深衣  
廣袖自號蘧覺先生立靈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  
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性剛  
正平生未嘗戲言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性樂山

林附郭有亭榭數所皆樸陋僅庇風雨天色晴美則籃輿徧賞好事者多從之遊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章典雅有法度郡有大著述必以屬之文集數十卷今不存

用陳氏家集  
雷州志參修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游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進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毆寇功度宗寵以御札兼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才畧知名張鎮孫敗後凌震得脫收集散亡得數千人倚文天祥諸軍爲聲援時大震暨道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爲尙書吏部侍郎道夫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州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凌震各將兵相爲犄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

道夫與震謀曰文公旣克復疆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舉成功事幾不可失也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與道夫帥師擣其虛遂復廣州城詔褒諭之有敬於事上忠於謀國緬惟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道夫真拜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卽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尙書十月元將李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遁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以去於是二人會兵圖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爲元人所執凌震繼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

範合攻厓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

用廣州志

崖山志  
參修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舊名鮑洲而適號登洲鄉閭稱爲登洲先生因更其地爲登洲鄉適父璵字良玉仕宋爲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世食宋祿適以宦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覓官適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相俯仰邪時元制漢人南人不得爲正印官所謂達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類也語言不相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

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爲粥以飼貧民鄉里  
皆感其德優游里閭嘉遁終身元末兵革俶擾羣盜過  
其墓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  
口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  
歟又曰扶胥之南越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  
今訓蒙三字經適所誤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  
周興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達者尙志讀書宋末  
隱遁山林閒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囂然不出年百有  
一歲又增城有葉野舟者亦宋元閒隱君子也有所著  
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嘗厠吾儒於  
倡丐閒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

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

用廣

州志順德  
志參修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稽叔游學新會遂家焉蒙  
正資稟秀拔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  
肇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誠又同族譜悉以  
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  
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檄  
爲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  
遇開武功銓人或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  
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旣不快心志落落  
遭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憲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

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  
歡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羣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爲  
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識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  
云願賜一廛閑養病簡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  
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

用廣州志新  
會志叅修

張撝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  
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  
初以足疾不能行益畱心經籍知縣謝景暘爲構書堂  
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養拙晚年自  
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爲要詩文  
以典雅爲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



其大要不問可知其爲先生徒也

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東莞伯何公

真

都轉運使劉公

德

知縣簡公

祖英

吏部尚書張公

度

試工部尚書麥公

志德

戶部侍郎黎公

光

參政彭公

通

何真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劍元至正中仕

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

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爲念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  
眞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無何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  
黃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衆慕眞義迎以守惠遂  
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論功授  
惠州府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  
三山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眞聞  
之率衆復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參政  
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  
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  
樞密院事遂推恩二代祖發藻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  
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叔賢贈資善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  
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合江西福建爲一省  
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  
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  
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帥惠  
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迷  
失以歸明年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洪武元  
年二月壬寅朔太祖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取  
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卽先遣人以書諭真略曰元君失  
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  
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

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畱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眞遣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太祖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組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

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  
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興歎爾真連數郡之衆乃不  
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  
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  
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真率  
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邵宗愚等  
餘孽悉平詔至真乘傳入朝太祖授真中奉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  
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  
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  
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

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賈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尙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真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人莫敢犯而一主於寬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三年移山東行省尋定官制改四川布政使所至有聲越七年以老致其政二十年八月封



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本身免二死子免  
一死祿及世世二十一年三月真薨年七十御賜葬祭  
子榮襲封東莞伯榮字耀先後以罹罪禡爵次貴字奉  
先有學行爲士大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

丞

用廣州志皇明文衡  
開國功臣錄參修

劉德其先真定人祖宦遊嶺表家於四會元末避兵新會  
依主簿徐文可共保縣治後黃斌以逆兵來攻邑城失  
守聞北到甲林文秀獨能固守德與衆就之鄰境避亂  
者咸往依焉時元太常卿余觀國招撫江南惟北到一  
甲尙爲國守咨嗟太息因命其鄉曰崇節以示褒重焉  
德稟性剛直復勇健善戰至洪武初年天兵至德往見

征南將軍廖永忠遂薦之於朝授陝西鞏昌府通判陞  
臨洮府同知湖廣襄陽府知府福建都轉運使洪武十  
三年引年卒於家又區禹民者南海之龍津人也性剛  
直爲鄉人信服元季土豪相聚爲亂禹民偕其族子忠  
吉體原率衆立砦保障鄉人賴之洪武初廖永忠師下  
廣州禹民等首請歸附永忠令保障如初副將軍參政  
朱亮祖陷於山南賊忠走告永忠調軍令忠等爲向導  
破之亮祖圍解事平禹民等入朝詔以禹民知汀州府  
以資高辭更授仁風鎮巡檢吉授彰德衛百戶忠與體

原不仕而還

用廣州志新會  
志順德志參修

簡祖英字世英東莞人學問該博且有才畧事元爲江西

都省員外又從左丞何真起兵保護鄉邑贊畫平邵宗  
愚之功居多廖永忠克服廣東乃徵祖英赴闕錫燕勞  
之賚以纁帛拜建平縣知縣以母辭歸其陳情表略曰  
臣祖英九歲失怙惟慈親鞠育逮長知訓冀或用世以  
酬罔極之恩臣之志也向以叨食元祿爲何左丞參佐  
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女死節五人而老母  
陳氏爲所拘囚臣祖英隱忍不能卽死其有愧於石苞  
之殉國也多矣茲遇聖朝維新征討不服率土效順咸  
蒙嘉休乃者三山逆虜悉嬰鐵鎖臣母得以生還雖臣  
祖英不孝之罪固所難逃而得以展區區羝烏情私者  
陛下之賜也臣母子離散復完白骨復肉銘感聖德徹

於肝肺雖九死其能報耶陛下又復甄錄寄以民社此  
正臣隕首思效之秋也而臣俛顧自慙不敢拜命者以  
罪戾已深不宜職在民牧欽惟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祿  
秩不容及不孝之徒以仁心懷遠人而匹夫無不獲之  
願況臣經事元朝幸已逃誅母年逾耄孤苦特甚尤宜  
惻怛而欽恤者也伏望聖慈收回成命矜其愛日之短  
俾遂歸養之願則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德澤爲賜也  
多矣今臣年四十有九老母年八十有一鶴髮垂堂西  
山之日已薄棄親赴任不孝之罪益深苟違親而事主  
陛下安所用之果盡奉歡之期然後復求仕進以盡忠  
罄節非惟遂人子之私亦聖朝孝理之道也上俯從之

人榮祖英之能養焉時上方以道德風厲天下凡元朝  
貶降之臣始雖榮遇終必擯辱名士如危素張以寧輩  
皆所不免蓋亦漢祖戮丁公之意云爾祖英之見卓哉  
又有高彬者字文質南海人何真部曲也仕元至萬戶  
佩金虎符入國朝乃走江湖爲巨賈徵爲武職固辭久  
之擲筆學爲詩有奇語孫蕢稱之晚年日坐一小樓讀

易不知其身之老也號蟾溪云

用廣州志西庵集參修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  
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爲高要縣學  
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壬子登科  
第擢監察御史陞常州府知府吏部左右侍郎進吏部

尚書譽望爲時所推仰其爲御史也彈駁不避權要高  
皇帝重之命偵蘇州守魏觀所爲不法度稱日者入吳  
縣學宮廉得其實還奏稱旨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於  
歸德州以勸忠上亟命有司舉行焉時諸勛臣連姻帝  
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署爲之屏迹其  
出守常郡也治政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傯不  
廢文業勸勉郡人俾知向學禮教藹然大興前郡守何  
用修公廨建庠序祠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  
不以爲病治行爲畿輔第一朝廷聞其能召之遂大拜  
其爲侍郎也嘗條舉選法之不當者數十事上之皆見  
用居法從六年從例贈其父復禮承事郎吏部侍郎母

林氏德人其爲尙書也藻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  
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獲微譴閉戶一晌憤惋卒人皆  
傷之度爲人清謹持大體鄉人尊之以爲有崔清獻流  
風云始度本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  
之室廬櫛比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  
諱堯者始遷於禮園社堯生飛一通周易能會萃諸家  
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  
易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彬甫生復禮於易學尤  
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盭者漢  
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學成不求仕念居  
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城都中俾就名儒游見其

廣州人物傳卷第一  
能立輒喜動顏色度以是成名復禮沒度葬之增城之  
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度之弟峻熙輩亦以學業聞子姓

至今不絕

用廣州志一統志  
宋學士文集參修  
湟川

贊曰余少時則聞增江張冢宰之賢父老爲余言國初  
馭下多從重典藩臬守令稍有贓罪懷印未煖卽逮之  
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異政者不浹旬已位朱紫矣以  
故居職惴惴惟恐不能奉法卹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  
百職釐舉張度守常時朝廷方遣使逮京甸諸郡守使  
者道經常常人相傳以爲捕度也度方燕食聞之笑曰  
張度盡心民事必不見逮萬一有之吾官爲大夫有死  
而已必不受獄吏辱已而果非捕度未幾入召矣其後



竟死於職其賈生所謂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韘而加者歟噫亦可謂大臣矣在朝建白最多惜其家無傳焉

麥志德連州連山人少勤學有才幹洪武初以孝弟力田舉上奇其謀略拜五府斷事累遷右參軍洪武十七年正月擢工部侍郎試本部尙書明年坐戶部侍郎郭桓所累志德與闔部皆置於法或勸其詣上自明志德不

敢也

用連山志修

黎光字仲輝東莞人博學能文倜儻有奇氣洪武壬子膺鄉薦釋褐拜監察御史正色立朝卓有風裁常巡歷蘇州民罹水災缺食具實以聞得蒙賑濟存活者甚眾及

廵歷鳳陽所上封事皆切時弊遂受知於上其在朝也  
執法不阿爲御史大夫陳寧所忌陞刑部侍郎纔三閱  
月陳以他事中之竟卒於謫所人皆惜之其父伯原元  
季由連山教諭歷德慶惠陽二郡庠教授所至學者尊  
之文風以振有漁唱藁傳於時然則光之學行才識實  
異於人者蓋得家庭之學云

用東莞志修

彭通字萬里南海人蚤失怙恃勵志讀書工爲詩隱居教  
授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洪武四年由儒士舉銓部以召  
入見上親閱之拜給事中參劾封駁嚴公有威同列皆  
以爲勝己時上方嚮文學多擢近侍寘左右俾應制焉  
通詩思敏給上稱之嘗賜贊善大夫宋濂以醉學士詔

通預賡和之列九年三月與方徵等十六人偕轉監察御史嘗奉命巡京郡薦達賢能攻擊貪暴有能聲用事者遣人齎金帛賂之通辭不可其人強之受通欲以上聞乃已久之陞山西布政司參政通單車赴任能以公恕滌積弊河東運司官匿羨餘不以實聞廉得其情遂寘於法朝廷賜寶鏹旌之有吳印者官至陝西方面本五臺寺僧也以材辯受上知嘗譖殺按察僉事張丁其家人橫肆諸藩臬事之唯謹偶以事干通通直其罪且斥辱之條其事以聞上不之罪也尋引年致仕卒於家通爲人恭謹外柔而中實剛直爲政若不事徼察者然所舉刺動無遺失故能以功名終同通時爲監察御史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一  
者有南海鄭毅亦名士也毅字德宏洪武庚戌進士嘗  
按八閩以清直稱才思敏贍世言能詩者必曰鄭御史

云

用南海志修